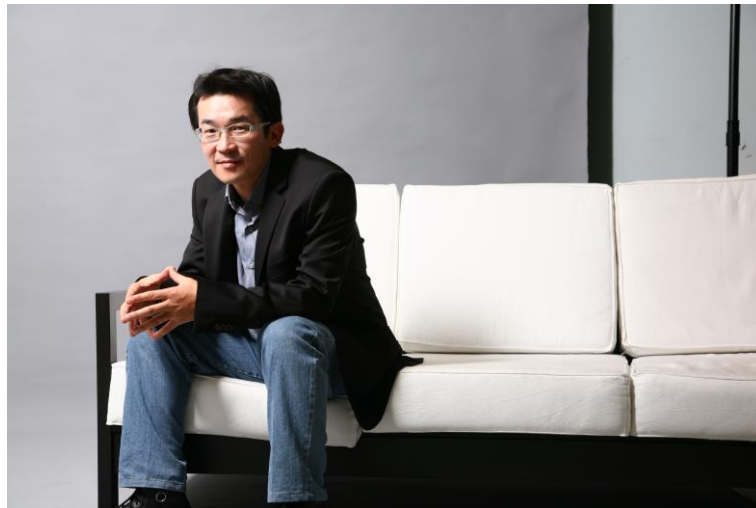


訪魏德聖

訪問者：川瀨健一

地點：臺北 時間：2017 年 4 月 14 日



川瀨：先從簡單的部分談起，例如你的生日。還有你是出生在臺南的？

魏：永康，臺南永康。

川瀨：永康，1969 年出生？

魏：對。

川瀨：8 月 16 號。

魏：對對對。

川瀨：這個，現在 47 歲。

魏：4……48 了吧，算 48。

川瀨：想請問你就讀國民學校時，對朋友、環境和生活，有什麼樣的感覺？

魏：我後來會做電影這個行業，其實有時候想一想也蠻有趣的。我從小就是看著一堆人長大這樣子。我們家是開店的，可是我們家又住在廟的旁邊。然後我家的對面，你知道就是電影院，所以我從小就是跟這個電影的環境一直結合在一起。我從小就是都是看人，就是我很少一個人孤單一個這種情況過這樣子。

川瀨：是是。

魏：很少一個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人這種事情發生。甚至就連看電影這個事情，我也從來沒有一個人看電影過，從來沒有。反而很奇妙的是，一直到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帶我去電影院，他帶我去那個包廂一個人看電影。很奇妙，第一次一個人看電影，整個生命就轉了一個彎了這樣子。這對我來講是最奇妙的一個過程。我小時候的那個環境，就是我在學校，其實……我有時候現在回想，我的國小、國中……國中還好，國小，特別是國小，我是一個很不出色的人。我甚至懷疑，我甚至常常會想說，會不會幾十年後我的同學翻開國小的畢業紀念冊，看到我的照片，會不會覺得說這個人是誰？我們班上有這個人嗎？

我會很懷疑。有時候很懷疑說，因為我在學校幾乎有點像透明人一樣，就是不起眼。不起眼，但不是壞學生。也不是好學生，就是夾在中間，然後只是愛講話這樣子而已，沒有什麼其他的專長。

川瀨：是。

魏：體育也不是很厲害，就是什麼東西都是中間，不管做什麼都是中間這樣。所以我的童年其實過得還蠻愉快的，就是像個孩子一樣，不會特別叛逆也不會怎麼樣，完全正常這樣子，正常的鄉下孩子的感覺。

川瀨：哦，那麼國中的階段呢？

魏：我的成長環境剛好是……是臺灣的教育體制裡面最灰色的那一個地帶。就是一切以升學為主，我那個時候還有所謂什麼放牛班或是升學班。你知道放牛班的意思嗎？

川瀨：知道。

魏：就是說你將來考不上高中的人，就是念這個班，然後將來是為了要高中考大學的人，念這個班這樣子。我一開始都編在上不了高中那個班，可是我在那邊成績還不錯，都在前幾名，到二年級的時候就被編到那個升學班那邊去。從此以後就過的很痛苦，就是每天考試和被打。因為我一升到那邊就變成最後一名，我在這邊都是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到那邊就變最後一名，所以每天要被打被罵這樣。其實那是……我不知道怎麼講，就是對我來說那也是因為在那種班念，念到最後，我決定不要去考高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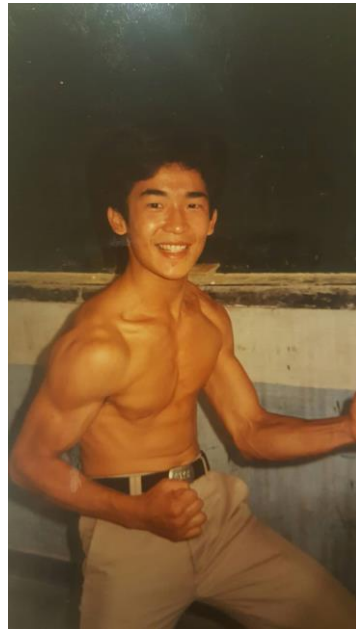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再忍受高中三年，又要經歷那種重覆考試的日子，所以我決定不考大學，我決定去念職業學校。可是因為那個時候成績比較好，成績比職業學校好，我可以念工專，所以就念工專，念了五年的專科學校。國中的時期對我來講是很……我不知道怎麼講，就很空白。很空白，因為每天的日子就是不斷考試，也沒有什麼人生目的，每天起床就是為了應付學校的考試，而且我們的上課也就是用考試來取代上課，幾乎不上課的。上課只是把課文講過一遍之後，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明天要考試，然後每天就一直考試。我那時候過的很痛苦，很痛苦。

國中三年是我覺得，對我自己來講反而是空白。然後學了三年，學了什麼我不知道，將來對於現在來講一點用處都沒有。該學好的沒學會，學會的用不到，國中三年就是這樣。

川瀨：那你就讀工專學校的五年裡，學了什麼內容呢？

魏：那五年我就……怎麼講呢？因為工專那五年，我就已經脫離不斷考試這種事情，所以那五年我反而比較多的時間是在參加社團，是打空手道。我有去參加社團，然後因為我的身體又瘦又小，一開始不太好意思去參加，被人家說你那麼瘦那麼小要去參加那種社團。可是我練得還不錯，練到最後我有打到臺南冠軍，有打到全國亞軍，就是越到後面越好。因為那時候去，就每天沒事，然後就每天在練習健身、練習速度之類的，不斷練習。

年輕就是覺得說很帥。空手道能把身體練好一點，然後打的姿勢漂亮一點，又很帥。另外就是打球，然後不然就是去社團，就是比較多的時間在那個地方。平常也沒什麼事，平常就是每天玩，但是就是比較享受年輕人該有日子這樣子，但是也不會去跟人家做壞事。因為那時候我們學校算是那種……比較壞的學校，就是一天到晚在打架，在火車裡面打架，然後幾百個人對幾百個人那種打架。就是那種很不好的學校，就是跑到別的學校去打，然後別的學校也跑來我們學校打。我們班上有很多都是這種，可是很奇妙，我在那種環境裡面，我沒有參與過一次。



我也蠻奇怪的，為什麼他們打架都不會找我？我覺得自己還蠻有趣的一點就是，我跟那些壞學生可以相處，可以聊天可以開玩笑，但是他們打架不會找我；我跟那些成績很好的學生也可以聊天，也可以開玩笑也可以出去玩，可是他們念書的時候不會找我。就是我跟二邊都可以相處很融洽，可是他們是不合的，他們彼此是不會一起去的。但

是我跟他們都可以相處的很好，可是他們在做屬於好學生的事，屬於壞學生的事情的時候，不會找我去。就蠻奇怪的，但是我在那邊混得還不錯。

川瀨：了解。那麼，你當時還沒有想到畢業以後要當導演嗎？

魏：沒有，完全沒有。不過……我說過國小時期，我家旁邊就是電影院嘛。

川瀨：沒錯，剛才有提到。

魏：當時常常會去電影院裡面玩。不是去看電影，去玩。在裡面當遊樂場，跑來跑去。小孩子嘛，小孩子在黑黑的空間，然後跑到二樓跳下來。因為那個二樓很低，就去爬到那個欄杆，然後滑下去就跳去那邊，跑來跑去。後來那個電影院撤掉以後，當時不知道國小幾年級，那個時候如果要看電影，都要到隔壁的鎮上去。我國小 5、6 年級到國中的時候，我媽常常在星期六、星期天帶我到隔壁的鎮上去把脈看中醫，吃那個長大的藥。每次週末去看完醫生之後，我就叫我媽媽先回去，我去看個電影再回家。那個時候一次 50 塊錢看二部電影。那時候剛好是侯孝賢他們的新電影剛開始的時間，我後來長大進到這個行業，我才知道原來臺灣新電影的每部電影，我都在電影院裡面看過。

所以我差不多國小六年級到國中一、二年級的時候，幾乎把所有臺灣新電影的每個作品都看過。之後我們那邊開始流行露天電影，就是像蚊子電影那樣子。

川瀨：是在廟裡面？

魏：廟的外面。然後我就開始趕場，因為我們鄉下地方廟特別多。那個本來都是演歌仔戲或布袋戲，可是到我國中以後，布袋戲或歌仔戲慢慢就不演了，開始流行放電影。放電影變成是……這邊這個廟在放電影，那個廟也在放，那個廟也在放，所以一個晚上有時候會跑三個地方。

跑三個地方主要是根據這部電影我有沒有看過。這部看過了那我就跑到隔壁去看那部看過沒有，看過就跑到那邊，只挑一部沒看過的看。然後到一部演完之後，就馬上又趕場去看下一部演什麼、下一部演什麼、下一部演什麼。因為一次也是放二部，一個晚上演二部。所以一整個晚上都在跑，看每家廟口在演什麼。其實也不是為了要看電影，不是因為電影好看而想看，因為那是一種樂趣。一群人集合起來，趕著看這邊是什麼電影？那邊是什麼電影？好多小孩就一直衝，或者是分批跑，你去看那邊，我去看那邊，然後回來告訴彼此電影演什麼。

川瀨：當時上映的是怎麼樣的電影？

魏：那時候在露天電影院，就是在廟口放的，大部份都是屬於搞笑片。比如說朱延平的電影，或者是許不了電影，又或者是那些賭博的港片之類。

川瀨：一般人很喜歡的那種。

魏：對。例如我印象當中，那時候有一部電影，是一部愛情片，也是香港、臺灣還有跟日本一起拍的一部。我想講一下，前二天我在家裡看日劇，看到那個演員，想到他就是當時我那時候看的男主角。那時候好年輕好帥，現在是老人家，也還在演戲。然後我覺得「沒有想到他們是同一個人」。

川瀨：關於新電影這個部份，除了侯孝賢的電影以外，還有很多電影。你能想起來這些電影的名字嗎？

魏：有好多好多。你說候導的那部片，那時候看的是《戀戀風塵》。《童年往事》，還有柯一正導演的《金水嬌》也有，《嫁妝一牛車》也是，跟《望海的母親》，反正就是那個時期，很多很多。

川瀨：有沒有印象特別深的電影？

魏：那時候印象特別深的是《油麻菜籽》。那時候去看完《油麻菜籽》那部電影，很有趣，那部電影不是我去看中醫的時候看的，是我爸爸他自己跑去看，看完之後回來，又帶我們小孩子去看。那天我媽媽沒去，是帶我們三個小孩，就我爸爸載三個小孩子騎摩托車去看電影。然後騎回家的時候，就邊跟我們講說，看完這部電影你要孝順媽媽，要幹嘛，要怎樣。可是罵我媽媽罵最凶的是他。

川瀨：接著想請問你，如何開始和楊德昌導演一起工作？什麼時候碰到他？契機又是什麼？

魏：一開始我在臺北，因為那時候拍電影的不好，狀態不好。就是說越來越不好，我剛入行的時候是最不好的時候，正在往下坡走，但是還沒有到最下坡。從《悲情城市》跟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之後就開始往下坡走了。那個時候我剛入行是在電視圈，可是因為剛往下坡走，很多做電影的人就跑往電視去做，因為電影的產量變得比較少了。

但是電影還有的拍，所以當我在做電視的時候，遇到很多從拍電影來拍電視的，他們就會介紹我去接那部電影，就是進到電影圈。可是進到電影圈，電影就在拍，因為我一開始跟的不是新電影的導演那一票人，不是侯孝賢、楊導，是屬於比較傳統的那些電影的。所以那種環境是很不好，很糟的。

我那時候本來是已經覺得，不太想在這個行業做了，因為那個環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。可是在那個環境裡面，剛好認識了一、兩個年輕人，他們是技術方面的人，就是攝影助理。可是在臺灣的攝影助理或是燈光助理，那是屬於片場裡面的人，他們是什麼案子都會接。我跟他們認識之後，我工作結束，然後我自己開始練習拍短片的過程裡面，他們剛好又去接了楊德昌導演的電影；我認識他們之後，又認識到製作團隊裡面的人，之後我們就一起聊說，那我們一起來練習拍電影。

然後在練習一起拍電影，你拍一部，我拍一部，他拍一部的時候，剛好裡面一個在楊導公司的助理就跟我講說，他那邊剛好有一位日本的林海象導演邀請拍電影，然後由他們公司做臺灣的製作統籌。因為需要一個會開車的製作助理，問我有沒有興趣？我說好，就直接去上工。其實那一部不算是楊導的電影，算是在他們公司，有跟楊導接觸，可是沒有工作上的接觸，是人的接觸而已。楊導有在觀察我們那部片裡面的人，一直到那部片拍完之後，他發現我做事情很認真，都沒有在講話，都是安安靜靜的在做事情，他就把我留在他們公司工作。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，他的戲開拍了，我就直接一直（跟著楊導工作）。本來他留我只是要做譬如說場務組或是道具組之類的人，可是後來他知道我有寫劇本得過獎，他知道我有拍短片得過獎，他就很好奇，叫我拿我寫的劇本給他看。他看完以後覺得我應該是可以在導演組，所以把我調到導演組，我變成了副導。就變助導，助理導演。

可是那時候臺灣有發生一些事情，本來要籌備的東西一直delay，一直往後。之後他跟蔡琴離婚，又有很多工作人員也離開。有些（工作人員）因為時間的問題離開，有些是……有點像爸爸媽媽分手了，我要跟誰這樣，有些也跟著離開，當時我沒有離開。那時候公司有很多人走掉，我就被調到了副導演。我一部片都還沒跟過，就直接跳到副導演，所以到他電影要開拍的時候，我壓力非常大。因為我沒那個能力，但是他直接把你放到那個位置。可是我那時候又還摸不清楚（楊導）性格，我年紀還小，只懂直



直的思考，也不懂得去觀察他的要求之類，所以那時候我做的很不好。當時幾乎每天都被他罵，因為他工作起來脾氣是很不好的，平常人不會，但是工作起來是非常獨裁的。

在那邊待了大概將近三年的時間，待到最後他那部電影叫《麻將》。《麻將》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從頭跟到尾的，就是從沒有劇本跟到劇本開發，到劇本完成，到拍攝，到拍完、後製、剪接什麼東西，聲音全部都弄好完成之後，我才離開的，而且也只有我一個參與全部。其他人大都是一個階段，一個階段就結束，只有我一個從頭到尾全部弄完之後才離開，可是我離開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，那時候公司要收掉了。

要收起來，就是不租了，他那邊好像也租了不知道十幾年有了。從好幾部片，從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之前就租那裡了，一直到《麻將》之後他收掉，然後回到他自己的住家那邊當工作室。他本來還要留我，可是我就覺得說也差不多了。因為我是覺得說，我好像也該要思考自己要做什麼？該學的也都學了，再跟下去的話，就是一直模仿也不對，要走出自己的路。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說，我有我的計畫想要做，所以要離開。他也沒有留，他只有留一次，也沒有再勉強。他說：「哦，好啊，你有想法就好。」他不是個會勉強你留下的人。

川瀨：魏導的《海角七號》是 2008 年上映的，它同時也是臺灣電影復甦的一年。在那兩、三年前，我曾和朱延平導演聊過，朱導當時是電影導演協會的會長。他曾說過：「從臺灣新電影那個時代以後，臺灣電影的觀眾日漸減少，臺灣電影已經死了。」

魏：《海角七號》是 2008 年，快 9 年、10 年了。

川瀨：其實當時朱導的辦公室，能夠立刻知道各電影院的臺灣電影有多少觀眾。那些電影票房十分慘澹，最慘的地方，觀眾甚至只有幾個人。

魏：那時候（票房）很少。那時候一部電影（票房）好慘。那時候，我覺得我已經好不容易入行那麼久，我練得差不多了，我差不多該上……應該說那個像在培養一個武士，培養差不多，差不多該上戰場的時候，沒有戰場了。那時一部電影已經（慘）到怎麼樣？一部電影的製作費，拍攝的成本已經被壓到大概 500 萬左右，你就要拍完了；可是一部 500 萬拍的電影，它上院線，竟然票房不到 50 萬。就是很誇張，可是在那個時候，有一部電影它票房破 100 萬，就慶功、切蛋糕、開香檳。我那時候覺得好好笑，100 萬，你拆帳回來，然後再扣掉宣傳費，扣掉（其他花費），你一毛錢拿不到。你買蛋糕的錢還要自己出。那時候是真的糟到不行。

川瀨：所以當時我和白冰冰小姐碰面的時候，她說電影假設投資 500 萬，不幸只拿回 50 萬、100 萬的話，沒有辦法生存。

魏：對，差太多了。

川瀨：所以當時是很艱難的。

魏：嗯嗯。

川瀨：另外想請問，2008 年拍《海角七號》之前，你什麼時候開始籌備這部片的？

魏：其實在更早之前，我就一直想要弄《賽德克·巴萊》。可是怎麼說，因為《賽德克·巴萊》它太龐大，所以我們很努力的要去找資金。因為那時候我比較天真，我一直以為要少的錢很難。那既然很難，為什麼不找大錢？搞不好因為你搞很大，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有趣，有人搞大，那我們集資試看看。我一直以為可以，甚至政府單位可能也會參與其中也不一定，所以把案子搞大。沒想到一點機會都沒有，完全不可能。那時候我才想說，看來我還是要先證明我有市場的經歷，人家才有可能會去投入這麼大的預算。我那時候有一個劇本，但是那個劇

本我看一看，覺得應該比較藝文一點，可能比較難取悅這個市場。所以我就想說，好，那我先寫一個比較簡單的，比較有趣的。

剛好我那時候本來頭腦裡面就一直有一個想法，就是那個《海角七號》的原始的想法，只是一直沒動，所以那時候覺得說我應該先寫這個才對。然後我就為了那個事情，特別開車跑到墾丁、恆春那邊。我去住了幾天，到處看看到處晃晃，差不多了解一些人文風情以後，回來就開始完全投入去寫那個劇本。寫完之後我就決定要先拍這個，因為在寫的過程裡面，我覺得這個觀眾一定會喜歡。因為我自己都會邊寫邊笑，邊寫邊掉眼淚。我自己都會邊感動，我想說觀眾一定也會喜歡。但是在籌資的過程，一定一樣很難，因為大家都認為說，電影都沒人看了，你還拍那麼貴的電影。

其實我那時候規劃，我只是覺得說這樣子才拍得出來，原本的規劃只有 3000 多萬。3000 多萬，人家就覺得說我 100 萬都回收 50 萬而已，你竟然要 3000 萬，那怎麼回收？所以根本找不到投資。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是，那一年剛好是我們臺灣新聞局，有始以來第一次跟信保合作，就是做保證貸款。但是不敢申請，因為輔導金是不用還的，貸款是要還的。電影人都很習慣不用還。因為要還的我還不起，每個人都說這我一定虧錢，我怎麼還的起？所以沒有人敢去貸那個錢。但是對我來說，我想說我那時候已經 37 歲，快 38 歲了，我心裡想說：「我這個時候再不做的話，我過 40 歲可能就什麼都不敢了。」我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賭這一把。

賭這一把，我就賭它會中，百分之百賭它會中，我想辦法把它拍到最好這樣子，所以我就去申請那個貸款。因為我是第一個申請的，所以下一下就過，然後申請也過了，所以我們就馬上開拍了。當然這個過，那個新聞局過，信保過，銀行不會過，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，那個銀行的貸款一直申請不到。就算是拿了信保的那個（證明）去，它還是不給我錢。它還是覺得說，那個國家擔保八成，那另外二成怎麼辦？

我自己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去抵押了。所以它就為了那二成一直貸不下來，後來透過好多關係，好多人幫忙才順利貸到那個錢。所以《海角七號》是熬過了這一關，再熬那一關，就一關一關的過。先熬過拍片期，然後後製的錢再慢慢找，找不到先借。拍片期熬過了以後，接下來就跟那些器材公司，後製公司談說，不然你就入股好了。我還不了你錢，那不然就當你入股，然後你後製。我需要後製的經費，我籌不到後製的，後面製作的經費，但是對你來說你只是機器借我用而已；那要不然你把這個當投資，我們都拆幾股幾股這樣。他們也想說：「反正現在也沒電影做，就當投資吧。」這樣子，所以他們就後期不收錢，然後轉成投資，這個案子最後才完成。那個過程其實也蠻有趣蠻好笑的，好像小孩子在玩遊戲一樣，你給我這個我給你那個，竟然這樣也完成了。

川瀨：記得當時在某個大飯店——名字我忘記了——還曾經邀請臺灣和日本的記者，一起觀賞你執導的《海角七號》，當時的新聞局局長我認識，所以有幫你們介紹一下。



川瀨：拍攝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，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嗎？當時是否已經預期能吸引很多觀眾？

魏：那部電影對我來說……我在拍過程當然也是資源很缺乏，就是這個沒有，那個沒有，然後這個欠著那個欠著這樣子。可是那時候我心裡面一直覺得說，不管怎麼樣，一定要拍到我認為的最好才可以。因為都已經欠那麼多了，再沒有拍的話，就等於欠的永遠還不了。你拍好還

可以有贏的機會，你拍不好連贏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虧定了。所以狀況越不好的時候，那時候很奇妙就越堅持說，不行，不 OK 就是不 OK，不 OK 就要把它拍到 OK。所以那個時候一直很堅持，一定要把它弄好。然後全部弄完以後，對我自己來說，我在當時當然是很滿意那個結果。但是滿意的一個原因是沒得比較，沒有人跟我比較，所以我很滿意。那我滿意的一個原因是因為，我已經做到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以前的臺灣電影是因為沒有錢，所以這個就這樣就好了，這個這樣就好了，這樣也看得懂，這樣也可以，這樣子。

但是我那時候是覺得說，是演唱會就要像演唱會的樣子，是飯店就要有飯店的樣子。是什麼樣就要什麼，是喜宴就要喜宴的那個場面，是什麼樣的場面就要把它做出什麼樣的場面，絕對不能說這樣就好了，這樣就好了。所以那時候錢越花越多，也是想要把那個東西弄好。你說《海角七號》對我來講，我算不算拍到最好？我自己的看法是，我至少做到了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沒有偷工減料。沒有哪個鏡頭對我來說是不 OK，都很 OK 這樣。就到位。有沒有做到非常好，我不敢說，但是至少我做到該有的樣子。

那之後產生那個效應是我意想不到的，那個我就不知道怎麼解釋。因為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一個故事的傳達，觀眾他自己有他的解讀。我講的故事是這樣而已，可是它延伸出去是他家族的故事，他自己的投射，他自己角色的投射；或者是他親戚、他的阿嬤、他的阿公的一個故事的連結。或者是，他自己會去找連結點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哇，電影其實可以做到那麼大的影響力，一個簡單的故事而已。只要它那個有發酵、有作用開始的話，其實可以產生蠻大的影響力，所以那時候第一次覺得電影很可怕。它有時候可以爆發出去，那個散出去的力量是你控制不住的，也不在我預期之中。應該說，很多人說：「你好厲害，（能）做到這（種程度）。」那不是我厲害，是大家把它擴張出去，我只能說我做到位，做到該做的樣子。

川瀨：嗯，所以應該可以說《海角七號》運氣很好，正好搭上臺灣當時潮流的感覺。

魏：對，嗯嗯。

川瀨：我看侯孝賢等導演的電影，有種電影就該黑黑暗暗的感覺；但是看你的《海角七號》時，覺得整體相當明亮。

魏：這是我後來的體會，我覺得電影就是反應一個時代的文化。而且是你這個時代的平民文化。不管你拍的是英雄片還是那種低中下階層的照片，你反映出的是大部份的人對這個時代的感受。就像臺灣新電影的時代，那時候是一個不穩定的時代。所以那些畫面，那些氣氛，那個電影塑造出來給人家的感覺，就是讓人覺得說，對，你講出了我們（的心底話），那個被認同的感覺會逐漸增加。到我那部《海角七號》的時代，其實那種所謂的憂患意識已經逐漸沒有了。



那反而是一種自信心缺乏的時代，是一個……怎麼說，危機感沒那麼強，你知道我意思嗎？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，那個時候臺灣老百姓危機感不強，但是自信心不夠。而《海角七號》反應出來的一個現象是，我們沒有那麼糟。所謂的自信心不足這種東西是，大部份的人在這個

現代文明的城市裡面，都是受傷的，都是不得意的。經濟生活已經不能代表我日子過的好不好，反而是我的存在價值的問題。對自己自我存在價值有那種……因為你說像新電影那個年代，大家就是因為有危機，所以就拚經濟、拚經濟。所以那個時候，跟中下階層那個衝突比較強烈。可是到了《海角七號》那個時代，貧富階級沒有那麼強烈，反而是大部份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不滿意。對自己的自信不夠，你知道嗎？不是用有錢沒錢來評估自信，是整體對於整個時代的氛圍都覺得沒有自信，對於在這邊生存的那個價值感，會覺得有一點無法展現自己的價值。所以《海角七號》的出現，反而讓他們有了很多那種（體悟），其實我們還有一次機會。

搞不好我還可以怎麼樣。所以很多人在裡面看到自己失敗的那一面，也看到了電影的人幫他展現了他做不到的那一面。所以他覺得他自己有可能，當那種美化跟自信展現的時候，反而產生很大的共鳴。它其實（內容）也蠻豐富的，甚至有懷舊的部分。像那七封情書，用那個為基底來展現現代年輕人的爆發。所以我覺得那個時代，我是無意識地做這個，可是做完之後才發現，其實剛好會接上線是因為那種時代的意識。

我才反應到，在《海角七號》之前的臺灣電影，賣不好的一個最大原因，會不會也是在這裡？是它沒有接上這一塊，沒有反映到所謂自我實現的價值不夠的那一塊這樣子。只是在講故事，只是在講創意，在講那個風格，但是忘了反映大部份老百姓主流意識上面薄弱的這一塊。我覺得應該是這樣。其實平均差不多每十年一個新時代，現在又有新的文化產生，現在再拿《海角七號》那一套出來，再用在這個時代又擺不上了，因為缺乏的已經不是這個東西。

川瀨：所以《海角七號》之後，臺灣導演拍攝的臺灣味作品越來越多，也有很多人看過。

魏：對對對。

川瀨：以《海角七號》為契機，臺灣人再次看起了臺灣電影。

魏：嗯嗯。

川瀨：所以我認為，多虧《海角七號》帶給許多觀眾感動，讓臺灣電影得以復活，並且延續至今。

魏：是無意間的發現，因為拍了這個東西，當時拍的只是一種……一股自己覺得自己過得不好，所以自己也想要反擊。沒想到我的反擊對大部分人來講（有同感），原來跟我一樣的人到處都是，所以產生的共鳴是一樣的，但卻是無心的。如果說對臺灣電影有什麼貢獻，應該算是《海角七號》對臺灣電影有貢獻，不是我。我只是反映了我的心情在這部電影裡面，然後不小心說中了大部份的人心的樣子。無心插柳，就是我也沒有發現會這樣子，對。

川瀨：還有 2011 年時，你拍攝了《賽德克·巴萊》。你剛才說其實早有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，但因為缺乏資金，所以無法拍攝。當《海角七號》拍完之後，你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籌備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？

魏：原本《賽德克·巴萊》還沒有打算那麼早開始，我以為《海角七號》之後，我還必需再拍一部，之後才能夠到《賽德克·巴萊》。可是《海角七號》賣得太好了，一下衝太高了，衝太高了我就想說，那這個時候不做什麼時候做？所以那時候覺得不要浪費這個機會。因為萬一你再拍一部，下一部毀掉那就完了，你這個《賽德克·巴萊》就永遠沒機會了。



所以趁著那股氣勢，我就直接籌備，直接開始。可是在籌備的過程當然是……很意想天開，覺得我接下來一定可以找到錢，可是後來沒有。沒有想到籌資籌到最後，竟然真的都沒有籌到半毛錢。可是因為所有的演員也好，工作人員也好，全部都已經到位了，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：「拍吧，不管了。」因為你那個氣（勢到位），氣（勢）到你很難不做。

你如果不做的話，你下次錢到氣就聚不起來了。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做吧，因為演員也找到了，我心目中的演員都到位了，然後我們的工作團隊又很……大家就懷著一個理想來這邊，那種氣不一樣，跟我來賺錢的、我來展現我自己的那種狀態是不一樣的。所以那一次算是臺灣電影……對我來講，最大的一股力量通通集合在我們這邊。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做吧。那時候決定得很……應該說決定得很英雄，做得很狗熊，做得很累這樣子。

川瀨：當初拍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時候，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在於？

魏：分二塊，一個是錢，一個是製作。錢當然是不用說，就是沒錢。我們必需要不斷地去調度資金，去貸款去借錢，來應付每一天的拍攝。那

個是固定模式，沒什麼好講的。可是製作的難度在於，那一部片的規模，不是臺灣電影可以承擔。特別是以臺灣電影來說，那種大場面已經中斷 20 年了，沒有人搞過那麼大的場面。

所以在沒有電影工業的地方，你要拍出一部必需有電影工業支撐的電影，是很難的。有很多我不知道怎麼做，然後我們邊摸索、邊談邊做這樣子。甚至有些場面是我不會要去學，要去看別人的電影，看怎麼從裡面去摸索出來應該怎麼拍、應該怎麼弄。所以很多人奇怪（我拍的兩部電影落差這麼大），就是《海角七號》到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他們不會認為那是同一個人拍的，因為那整個是跳上來的。它不像是慢慢慢慢走到，它是直接從這邊直接跳級，跳上來這樣子。我的人生好像一直都是跳級。

譬如在楊導那邊應該只是場務，我本來是去開車而已，怎麼突然間跳到副導？然後只是拍過短片的人而已，直接就跳到長片；而長片一跳就到 5 千萬製作的長片，那 5 千萬長片拍完，就直接跳到 7 億製作的大片。我就這樣一直跳跳跳到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我覺得對我來說，那是跳到最頂端了。

所以那個在製作上的難度是……不要說我沒碰過，裡面所有資深的人都沒碰過這麼龐大的製作，所以很多的做事方式是要自己……不是解決，自己去摸索，自己去發明新的。因為我們不是好萊塢，說我可以在棚內做什麼（特效之類的）。沒有，你就是要真的找一座山，真的在那座山去把那個地整得差不多，然後讓機器可以走，讓人可以跑。真的用土制的方式，一顆石頭、一顆石頭去撿起來，讓演員不要受傷。真的這邊沒有草，你要去砍別的草，一顆一顆種過去，只拍一個鏡頭。就是我們用很土制的方式，一個鏡頭、一個鏡頭去取得，去拍攝。所以拍到最後就花了十個月才整個拍完。

川瀨：太辛苦了。

魏：但是這個過程讓我也學到很多，最主要是態度。就工作人員在執行上的態度，開始比較不像以前一樣敷衍了事。他們開始會去很在意每一個畫面，甚至去解決一個畫面、一個畫面（的問題）。那時候臺灣電影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員，都在我們這一組。因為我們的組織很龐大，將近 300 個工作人員，幾乎全臺灣的工作人員都跑到我們這邊來了。所以那個時候，大家其實都同時因為一部電影，彼此被訓練出來一種做事的方式和態度。



其實《賽德克·巴萊》有點像是臺灣新的電影工業的一個雛型，開始有出現分工。因為在《賽德克·巴萊》之前的分工，甚至《海角七號》在拍的時候，還是屬於老舊的電影分工思維。就一個人要做二、三個人的工作，因為沒有錢。可是到《海角七號》的時候，變成是專業的分工已經逐漸出現了。負責飲食跟住宿的、負責交通的、負責安全、負責什麼的，就是已經各自有各自的專業，專門負責的人在處理這些事情。而且這一套是從《賽德克·巴萊》拍完之後，好像應用在現代了之後，這些人分出去拍每部片都用這種態度在做事情。所以臺灣的電影現在所採用的製片模式，幾乎一直沿用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方式，而產生一個新的（典範），我覺得還蠻棒的。特別是《賽德克·巴萊》

之後，李安的《少年 PI》來臺灣拍，又把美國的分工制度加進來，讓臺灣的分工更明確。我覺得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，是電影工業的新時代。

川瀨：2014 拍攝《KANO》的過程，想請你分享一下。

魏：《KANO》那部份，應該說我本來打的是一個很如意的算盤。我想說《賽德克·巴萊》之後，我想要開始籌備我的臺灣三部曲，可是我知道我要動它的話，一定要從劇本開始再重新修過，因為劇早在很久以前就寫好了。可是如果要重新籌備，一定要重新修改過，因為有新的資料、新的訊息出現了。我本來想說我邊修，然後我找一個團隊，我找導演來拍《KANO》。然後我也想要應用一種新的（模式），因為我說過《賽德克·巴萊》之後，再加上《少年 PI》，我覺得臺灣的電影工業有逐漸成型。我自己異想天開，想說從我們公司開始，可不可以真正用電影工業的思考來做一部電影。

我找導演，然後我來負責監制，加上我們從以前到現在的那個團隊，來支撐這個地方。導演不用管其他，導演只要負責導演的工作就好，不用像我以前一樣，要導演又要調度資金，又要做製片之類的。不用，導演就專心做好導演，（每個人負責各自的專業）。你沒有拍過電影？沒關係，我們這一組人通通都是拍過大電影的。然後你有很多東西，你不足的部份他可以幫你，他可以幫你。就是我想要用一個團隊的資源——其實我也覺得導演是團隊的一部份——全部加在一起，用工業的思考來做一部工業的電影這樣子。

所以《KANO》跟《賽德克·巴萊》最大的不一樣，在於它是用工業的思考完成。《賽德克·巴萊》是用手工業在完成工業的電影，《KANO》是工業的態度工業的製作在完成一部工業化的電影。

川瀨：關於《KANO》，可以談談觸動你的部份嗎？另外關於《賽德克·巴萊》和《KANO》的時代背景，兩件事只相差一年，這個事實讓

人非常驚訝。僅僅相距一年，感受卻完全不一樣。這部分你的看法是？

魏：我當時看到《KANO》的故事，也是因為差一年，我才好奇想要了解那個故事是什麼？我想說一年差這麼多嗎？一年就能讓族群關係差這麼多嗎？那也是我對《KANO》最大的好奇，所以才開始決定要把《KANO》的劇本寫出來，要把它製作出來。

川瀨：《KANO》上映以後，你有什麼看法？關於票房，有什麼想法嗎？

魏：《KANO》是還不錯，但是我原本期待《KANO》能更好。我是覺得它的票房應該可以更好，但是可能那個時機的問題，就是我們臺灣剛上片，話題才正要延燒的時候，就發生太陽花學運。原本照理說，一個禮拜之後你的口碑要開始發酵。我們前面操作的口碑，到這個地方開始上映，一個禮拜之後開始要爆發；可是還沒開始爆的時候，話題就被轉移掉了。變成是因為太陽花學運太大了，大到所有政治版、社會版、娛樂版，所有版都在報。變成是我們辦的一個活動，只邀請記者來。可是記者來，我們活動辦完，記者要連訪，連訪的問題是問我對太陽花的想法是什麼？他不是問我今天這個活動為了什麼？他問我對太陽花的感覺怎麼樣？對於那些學生有什麼話要說？對於總統有什麼話要說？我那時候就覺得說「完了，這個一定話題被轉移」，所以《KANO》就是衝到這裡，就維持在這邊，然後就下來了。照理說衝到這邊，接下來要爆開更大才對。



我原本期待《KANO》的票房可以超過《海角七號》，因為它一樣是屬於那種看完會想要再看的，是可以重複看的。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不一樣，它是比較重，所以看完一遍，你很難再看第二遍，那個我也知道。所以《賽德克·巴萊》我在衝的是第 1 週、第 1 週的票房，反而是《KANO》我想要衝它後續的效應，可是卻被打下來，有點可惜。

川瀨：《KANO》也曾到日本上映，記得是 1 月的時候？

魏：日本那邊我覺得有點可惜是，我覺得日本的發行……我搞不懂，日本的發行怎麼都那麼保守，我都已經跟他們溝通說你做大沒關係。我為了要讓他們做大，我還跟他講說，日本我們共同發行，我不收你權利金。你就發，發了，賺了我們來對分；輸了就輸了，輸了你不用擔心，因為你沒有付我錢，你頂多花的只是那個宣傳費，宣傳費我也跟你一起承擔。

對啊，你不用擔心，一定會回收。他們……有啦，有比《海角七號》跟《賽德克·巴萊》多，可是這部電影不一樣，它跟《賽德克·巴萊》不一樣。它是屬於二個國家都可以認同的一個題材，你應該做更大一點。我一直覺得他應該做更大，可是因為……因為有時候一樣那個氣（勢），就是很多人想說，聽說《KANO》大家都知道，媒體也已經幫我們宣傳很大了，要去電影院看，結果都滿了。這週滿了，那等下一週再去，也滿了。二次之後，他就不會想再去第三次了，這個部份就沒了。讓我覺得好可惜，做大沒關係。

川瀨：我也覺得可惜。像夏天的時候，日本高中棒球會有甲子園的比賽，由 NHK 轉播。如果選這個時候上映《KANO》的話，應該對票房有幫助。

魏：對對對。

川瀨：可惜日期我忘記了。

魏：又往後，又往後了。

川瀨：日本是在 1 月上映嗎？有點忘記了。臺灣特地來日本上映《KANO》，這樣的結果感覺很可惜。



魏：我覺得是日本發行那邊一直都太保守了，不敢冒這個險，讓我覺得有點可惜。冒險又不會怎麼樣？為什麼一定要（這麼保守？）他們一定要幾個月才能怎麼樣，很多規矩。我常說那個氣（勢）到了就衝了，不要想說氣（勢）到了，我們要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運作一下，那個氣（勢）過了就沒了。

川瀨：日本其實不少人看過《KANO》，他們對臺灣很有興趣。可惜《KANO》在日本上映的檔期不好，假如在夏天上映，票房應該會更好。

魏：對啊，可惜。

川瀨：最後想請問你在電影之外，有什麼興趣愛好？

魏：我其實會喜歡種花種草、養魚之類的。我喜歡那種東西，但是因為我的生活空間不大，只有一個小小的陽臺。我蠻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賺到錢，然後可以買一塊地，在那邊蓋自己的房子，建造自己的一個花園

跟魚池這樣子，我覺得那樣我應該會蠻快樂的。我覺得讓我有個時間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放空，應該蠻好的。

你創造一個環境，接著在你想創造的環境種幾棵你想種的樹，然後在下面喝杯咖啡看本書。好棒，而且這個環境又是我自己弄起來的，我每天只要在忙碌的中間休息的時候，頭腦就在計畫，那個房子應該長什麼樣子，外面應該長什麼樣子。

然後每次出國，比如我去日本，去看那個老房子，我說我的房子一定要像這個樣子；然後去到某個國家，又覺得我的庭院要像這個樣子，我的（家哪裡）要像這個樣子。所以就綜合起來，我希望有一個地方，然後它的功能應該是怎麼樣子。就是那種又樸實、又讓人家覺得有人性的空間，很希望這樣子。除了空想的這種東西，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樂趣。生活好像永遠都工作這樣子，很無趣。

川瀨：你現在家中幾個成員？

魏：3 個人。我、我太太跟我兒子，3 個。

川瀨：兒子幾歲？

魏：兒子 14 歲了，國中 2 年級。

川瀨：家住這附近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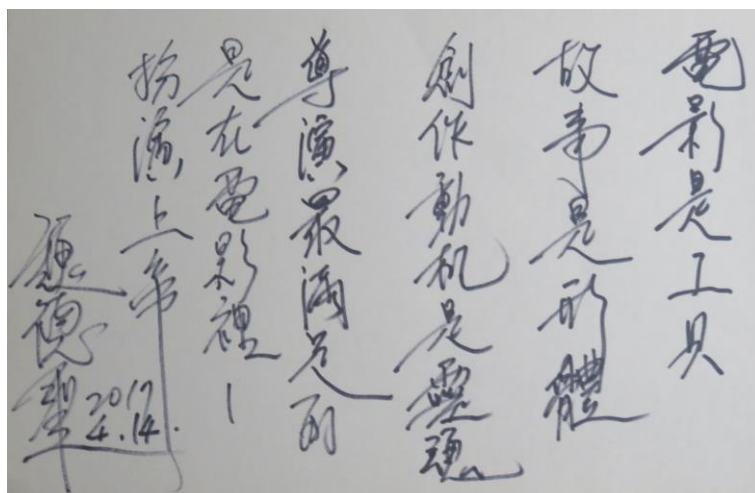
魏：大概 30 分鐘的車程，坐公車大概 30 分鐘。

川瀨：在哪裡？

魏：在永和。很近，就在永和過橋就是我家那裡。

川瀨：了解。今天麻煩你了，非常感謝。

魏：不會不會，謝謝。



(中文整理：陳宛頻)

(照片提供、協力：翁稚晴・果子電影有限公司)